

張春申神父之教會社會思想

林湘義¹

教會的社會訓導研究，是教會與當代世界溝通的重要途徑。本文作者身為一位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督徒教師，在學術研究工作上，常尋求教會社會訓導的信仰光照，其中，張神父的社會思想著作，是其重要泉源。為此，本文以「天主的國」為其中心思想，探討「教會社會訓導中的天國」及「張春申神父對天國的闡釋與反思」。最後，期勉後輩繼往開來，在社會事務上點亮基督的真光。

一、前言

天主在基督內，不僅救贖個別的人，也拯救人與人間的社會關係；並且，為回應天國之要求所進行的社會關係轉化，不是一蹴可及，也不會侷限在具體的時間與範圍，此轉化任務不僅託付給基督徒團體，更賴此團體在福音的啓迪下，反省與實踐，進而發展和完成²。再者，天國雖然是完全超越且由天主無條件恩賜，但人在歷史場域裏的活動，不但有意義，且對建立天國有裨益。因此，人在現世的活動，若能受真理與愛啓發，

¹ 本文作者：林湘義，現任健行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暨碩士班專任助理教授、天主教輔仁大學經濟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天主教振聲高級學董事會監察人。

²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香港：公教真理學會，2011），52、53 號。

便能成爲有用的工具，創造公義與和平，使其愈趨圓滿，作爲未來應許天國的現世預示³。

因此，天國可說是教會社會訓導中相當核心的思想，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指出：「天主的國」在新約中共出現了122次，三部對觀福音出現了99次，其中又有90次是耶穌親述；而在《若望福音》和其他新約著作中，天國這個名詞較爲次要。因此，耶穌復活前所宣講的主軸是天國的訊息，耶穌復活後宗徒們所宣講的重點是「基督論」⁴。

張春申神父的教會社會思想廣博且深厚，深入淺出於學術論文與報章雜誌社論；而在其寬廣的學思中，「天主的國」與「天國來臨」是其思想的樞紐。張神父自承，他這些教會社會思想的神學反省，與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在1990年所頒布《救主的使命》⁵中的立場非常相似，都是將基督的使命與教會的福傳聚焦在開拓天國來臨的救恩工程上；唯一遺憾之處，是他尚未如同通諭一般注重天主聖神的運作⁶。

天主之國的宣講與來臨，是救主耶穌的重要使命。《救主的使命》第二章，便是全章闡釋天主的國。同樣，張神父對教會

³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58號。

⁴ Joseph Aloisius Ratzinger，鄭玉英譯，《納匝肋人耶穌》（台南：聞道，2008），39頁。

⁵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救主的使命》（台北：天主教教務協進會，1991）。本文以下參考本通諭時，將直接於內文中列出通諭編號。

⁶ 張春申，《社工人員的基本神修》（台北：天主教台灣主教團社會發展委員會暨天主教台灣明愛會，2000），1~2頁。

社會訓導的闡釋與社會事務的探討，天主的國亦是相當核心的概念。因此，透過對於天主的國各個層面意涵的討論，能讓我們更清晰知道這個在教會社會訓導中的重要內涵，同時更深入瞭解張神父之教會社會思想。

本文首先介紹教會在《救主的使命》通諭中對天主的國之教導；繼而從天國的來臨、天國的正義與對天國拒絕三方面，闡述張神父的社會思想。最後，在追尋天國的過程中可能遭逢的誘惑，本文也將張神父的主張與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闡釋進行比較分析，希望能藉此更深入張神父的社會思想。

二、教會社會訓導中的天國

關於天國的教導，出現在許多教會的社會訓導文獻中，如：《百年》通諭的 25 號、《社會事務關懷》通諭的 48 號、《福音的喜樂》勸諭的 180-181 號、《願祢受讚頌》通諭的 97 號等。首先，天國的過程是這樣的：

「天國在舊約中是準備時期，藉著基督並在基督內而產生，由教會向所有人民宣告，教會為天國的成全和確實實現不斷工作和祈禱。」（《救主的使命》12 號）

耶穌在洗禮後領受聖神，並走遍加里肋亞宣講天主的福音與天國的來臨。既然福音就是基督，祂的能力與行動效力維繫且一致於祂所宣告的訊息，因此天主的國已經來臨，不僅是耶穌基督的所言所行，而且是祂之所是——祂本身即是天國。因此，末世論的真相並非遙遠的「世界終點」，而是已經臨近並在

我們中間運作（參：《救主的使命》13 號）。

天國的特徵與要求，則有以下幾個部分：

首先，天主的國是爲了全人類，所有人都蒙召叫而爲其成員；而耶穌特別親近社會的邊緣人，以啓示天主對罪人與有需要者的愛與親切照顧。

其次，天主的國所帶來的解放與救恩，對人有肉體與精神兩方面的向度；而治癒和寬恕這兩種耶穌使命的特徵，也展現在這兩向度上。耶穌的許多治癒，清楚顯示祂的使命是要把人從疾病與痛苦中解放出來；天國裏不再有這些。並且，醫治也是精神救恩的記號，也就是把人從罪惡中拯救出來；藉此行動，邀請人向信仰、皈依和渴望救恩邁步。人有了信仰，便是導向救恩；而解除附魔的行動，更是天主的國臨在的明確訊號（參：《救主的使命》14 號）。

再者，天國的本質是所有人與天主間彼此的共融。耶穌爲人捨命犧牲，彰顯天主對世界的愛；人也應當從中學到彼此相愛、互相寬恕、實踐愛的新誡命。因此，天主的國是天主完整救恩計畫的顯示與實現（參：《救主的使命》15 號）。

因著耶穌從死者中復活，以及復活的基督所傳遞的普世性行動與使命意涵，門徒們看出天國已呈現在耶穌身上，並可藉著一種與耶穌基督的神秘聯合，在人的心中和世上緩慢建立起天國。因此，天主之國的宣揚（耶穌本人「初傳」的內容）和基督事件的宣揚（宗徒的「初傳」），此二種宣報傳揚是相得益彰、相互輝映的（參：《救主的使命》16 號）。

天主的國不是一個概念與教條，也不是一項可自由詮釋的方案；而是指一位納匝肋人耶穌，有人的面貌卻更是不可見天主的形象。若將天主的國與耶穌分開，那麼這個國度便不是祂所啓示之天主的國（參：《救主的使命》18 號）。此外，教會是天國的種子、訊號和工具，和天主的國與基督存在著特別的關係，因此負有在各民族間宣告和開創天國的使命。教會藉由建立信仰成熟和對他人開放愛德的團體，來服務個人和社會，進而服務天國。並且，「福音價值」是天國的一種表達，幫助人接受天主的計畫，教會也藉著向世界宣揚「福音價值」以及代禱，來服務天國（參：《救主的使命》18、20 號）。

然而，天國的現世幅度停留在不完整階段，及至末日才能圓滿。因此，我們應該求得天國，使之在我們內成長茁壯，並應繼續一起工作，使天國在所有人間受到歡迎並成長，直到基督「把天國交付給天主父」的時刻（參：《救主的使命》20 號）。

三、張春申神父對天國的闡釋與反思

張神父主要從天國的臨近、天國來臨的正義、對天國的拒絕三方面，來闡釋其天國的思想。分敘如下：

（一）天國的臨近

張神父指出，當耶穌講「時期已滿」、「一個好消息」時，便是告訴我們：天主在耶穌基督身上進入人類歷史；天主將人類歷史做為祂的歷史；我們的歷史有天主同在，使我們的歷史

有救恩性的成功；因著耶穌的宣講和行動，天主的國便已臨近⁷。

張神父進一步解釋，天國的來臨具有傳播福音與人類不斷分享耶穌基督救恩的意涵；因為傳播福音必含有人性發展的幅度。他引用《依撒意亞先知書》中「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祂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佈上主恩慈之年。」來說明若人能從被罪、經濟、政治等的俘虜與壓迫中得到釋放與自由，這便是耶穌的來臨；祂使人性發展，並帶來恩慈之年的喜悅，這種喜悅是人整個生命的喜悅，人類社會發展的思想也蘊藏其中⁸。

在耶穌所宣揚福音中的天國中，有三個幅度：首先，天國有超越性的幅度，因為天國來臨喜訊的源頭是天主；講天國把天主放一旁，就不是天國，也不是福音了。其次，天國還有末世性的一面，也就是永遠的生活；耶穌所宣講的天國，雖在現世已開始，卻要在永遠的生活中完成。最後，天國亦有先知性的一面，耶穌在傳播天國時，曾向法利塞人挑戰、向司祭長闡明祭獻的真義；祂保護窮人、寡婦等，關心人的生活，也關切時代的問題。因此，在傳播天國來臨的訊息時，應全面地介紹超越性、末世性與先知性三個層面。其中，天國的先知性的幅

⁷ 張春申，〈跟隨正義的基督·服務今日的中國〉《教會社會訓導與神學工作》（台北：台灣地區主教團社會發展委員會暨天主教台灣明愛會，2002），132頁。

⁸ 張春申，〈地方教會與社會發展〉《教會社會訓導與神學工作》，169、171頁。

度與人類的社會發展關係密切；當然，超越性、末世性與先知性此三個幅度，亦緊密相關⁹。

因此，我們除了期待天國的最後臨現，也不要忘了天國已經來臨，而要將宣揚天國的來臨，視為我們生活與行動的宗旨。所以，我們工作的內容也許是相對的，但工作的最後目標卻是絕對的；因為天國來臨的意義與價值無與倫比，值得犧牲一切去換取。我們一方面承認人間的種種價值而追求；另一方面也要深悉，只有天主是絕不可失去的。若在信仰經驗中已體會到天國來臨，便會清楚知道天主才是生活與一切工作追求的真正目的，而不會把現世的價值與幸福當作終極目標去追尋¹⁰。

由於天主的國在現世幅度中，尚停留在不完整階段，要及至末日才會圓滿（參：《救主的使命》20 號）；故為天國的來臨，需要我們繼續不斷地開拓與耕耘，獻出自己的力量來參與基督的生活經驗，特別是巴斯卦奧蹟，效法基督不計酬勞地在工作中竭盡力量，不辱使命與目標，變賣我們全部的所有，包括物質與能力所擁有的一切，去施捨給窮人，把天國來臨的喜訊曉諭給殘障者、罪犯、不良少年等，驅除他們生活中的黑暗與絕望。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國的圓滿端賴天主的意願與能力，非人力所能及，我們只要竭盡所有，善盡職責即可¹¹。

⁹ 同上，175~178 頁。

¹⁰ 參：張春申，〈社會工作的基本神修〉《社工人員的基本神修》，15~17 頁。

¹¹ 參：同上，18~21 頁。

(二) 天國來臨的正義

張神父思考天國的義德這主題時，主要從《瑪竇福音》作為起點。他指出因為《瑪竇福音》是寫給猶太基督徒的，而猶太基督徒的古經裡，早已討論到義德和正義的問題。該福音中，處處蘊含著天國義德的本意¹²，如「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瑪五 6）；「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 10）；「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瑪六 33）；及「除非你們的義德超過經師和法利塞人的義德，你們絕進不了天國」（瑪五 20）。

天國的正義，不同於政治及經濟上的正義；當一個人經驗到天主的國來臨，並實現天國的要求，亦可說此人有了天國的正義¹³。天國的正義除了包括一般所講的人權上的正義外，更超越一般認為在人與人間也屬正義的事（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人若怎樣待你，你也怎樣待他；人若損害你的權利，你便按法律途徑討回公道）。在耶穌心目中，這樣人與人之間討回公道的正義，是永遠解決不了問題的。張神父引耶穌在山園祈禱時所說的話，來說明這種非天國正義的困境：「耶穌遂對他說：把你的劍放回原處；因凡持劍的必死在劍上」，而「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什麼賞報呢？稅吏不是也這麼做嗎？你們若只問候你們的弟兄，你們做了什麼特別的呢？外邦人不也這樣做嗎？」

¹² 張春申，〈跟隨正義的基督·服務今日的中國〉《教會社會訓導與神學工作》，128-129 頁。

¹³ 同上，131 頁。

(瑪五 46~47) 這段福音也表明這並非天國的正義¹⁴。

天國的正義是「不要抵抗惡人；而且，若有人擊掌你的右頰，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那願與你爭訟，拿你內衣的，你連外衣也讓給他。若有人強迫你走一千步，你就同他走兩千步。求你的，就給他；願向你借貸的，你不要拒絕」(瑪五 39~42)。並且「你們一向聽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瑪五 43~45)。因此天國的義德和一般的義德顯著不同，其強調「不但愛親人，更要愛仇人」，人如此的義德才可超過經師與法利賽人，而能進入天國¹⁵。

至於天國義德的標準，是天主自己的義德。天主的義德有兩層意涵：第一層指天主是賞善罰惡的天主，這層意思憑理智便可知曉，不用天主啓示；另一層是義德，指天主是施人仁慈與恩寵的天主，對人照顧備至，因此，耶穌告訴我們應把從天主而來所經歷的一切，也同樣對待別人，這便是追求天國的義德，此義德以天父為標準¹⁶。

若進一步思考，天國的義德與一般正義的關係為何呢？張神父指出，若不先尋求天國的正義，那也無法達到一般的正義。也就是說，光靠理性上的正義，解決不了人世間正義的問題，

¹⁴ 同上，139~140 頁。

¹⁵ 張春申，〈社會工作者本身的正義〉《社工人員的基本神修》，72~73 頁。

¹⁶ 同上，73 頁。

因爲一般的正義，別人動劍你也揮劍，最後仍是無法解決問題。除非先尋得了天國的義德，否則仍要死在劍下，因爲我們首要解放我們的心，使之不受罪及仇恨的奴役與壓迫，才能給人間帶來自由與和平¹⁷。

因此，若要談解放與正義，但最後人心不變，人根本無能爲力。天國來臨的喜訊，便是耶穌將我們的心徹底改變；人心改變後，正義的問題反而能解決。若人拒絕自己的心，拒絕按天主進入我們人類的歷史且關心我們的態度而變化，那麼人就無法解決人的正義問題，因爲我們是有罪的人類¹⁸。

其實，即使在談論所謂的正義問題時，人也會因爲自私自利的傾向，以至於連理性到最後都模糊不清。要超越此危機，便要尋求天主的國，在體驗天主的仁慈、恩寵與照顧的同時，天國的義德已臨於人心，人的罪也因天主的正義而勾銷。唯有天主的義德進入人心中，才能解決正義的問題；因爲人如果沒有天主的恩寵，則不能長久守好天主的誡命。我們無法讓別人達到社會正義，因爲這是人的力量所不及的，除非耶穌基督的喜訊臨於他們心中¹⁹。

再者，基督信徒一方面深信自己是天國的子民，但同時也應意識到自己是這個世界的國民；一方面尋求永遠的生命，但

¹⁷ 同上，75頁。

¹⁸ 張春申，〈跟隨正義的基督·服務今日的中國〉《教會社會訓導與神學工作》，141~142頁。

¹⁹ 張春申，〈社會工作者本身的正義〉《社工人員的基本神修》，76~77頁。

也不可忽略在此世界上的任務。而事實上，天國的生命是與地上的弟兄們一起在生活中找到的；具體而言，在世時有否收留過旅客、看顧過病人、探望過坐監的人、供養過饑餓的人等，便決定我們能否進入永生。因此，基督徒不應將發展世界與改良社會的責任，和自己的信仰對立起來，因為忽視世上的任務，便是忽略愛天主愛人的任務，把自己的永生置於危殆中²⁰。

並且，天國的正義與此密切相關，因為耶穌告訴富少年，為得永生，須要「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瑪十九 21）²¹。張神父特別指出，「富人難進天國」（瑪十九 23），此牽涉到天國的義德；而且天主對富人有「將所有都貢獻施捨給窮人」的要求，也就是告訴有錢人得注意貧窮的問題，這是進入天國必須遵循的正義²²。

（三）對天國的拒絕

在思考天國及其義德的同時，張神父也指出台灣社會存在著「封閉性的希望」危機，且表現在拒絕天國來臨的現象上。他解釋若社會發展僅專注於物質建設，此物質化的生活會窒息精神生活，對諸如倫理道德、宗教、文化等價值採封閉且輕視的態度，如此，會因為將所有希望寄予物質而擯棄人的絕對未

²⁰ 張春申，〈人類發展的神學反省〉《教會社會訓導與神學工作》，64~65 頁。

²¹ 張春申，〈跟隨正義的基督·服務今日的中國〉《教會社會訓導與神學工作》，144~145 頁。

²² 同上，144~146 頁。

來，抹煞人的真正意義並將其折損為物質層面，此將使人性畸形發展，而造成人類生活的不健全，形成沉痾病態的社會²³。

因為天國並非建立在吃喝上，人也不能只靠物質生活，人之生存有其不朽且高貴的意義，更有天主作為其絕對將來的依歸，因此人自甘貶值，拒絕天國，即是自斷生路。在基督徒天國來臨的經驗中，應同時具備「永遠」與「現在」的兩個幅度；進一步來說，基督徒的希望不只包含精神層次，也有物質層面，重視精神生活與絕對價值的同時，也有物質生活與肉身的需要，永遠的生命兼含靈魂的不朽與肉身的復活，這是人整體圓滿的復活²⁴。

此外，對天主的國的拒絕與封閉性的希望危機，也表現在人以政治、經濟等相對的價值來取代天主的絕對價值²⁵。這便成為「福音大減價」的誘惑，此種誘惑有四個層面：其一，將天主的國貶值為地上的城，其二，將天主的能力貶值為人的能力；其三，將天主的愛與和諧貶值為恨及鬥爭；其四，將信仰經驗貶值為意識形態²⁶。這四種誘惑，分述如下：

首先，雖然天主的國與地上的城互不衝突與對立，但若我們的工作目的僅止於身心健康、家庭幸福與經濟改善等，那麼

²³ 張春申，〈社會工作與封閉性的希望危機〉《社工人員的基本神修》，24-25頁。

²⁴ 同上，26-27頁。

²⁵ 同上，29頁。

²⁶ 張春申，〈社會工作者的誘惑〉《社工人員的基本神修》，41-42頁。

將因漠視以天主的國為中心的價值而忽視人的整體性，工作便成了為工作而工作，而不繫於愛的動機，此為陷入將天主的國貶抑為地上之城的錯誤²⁷。

其次，除非出於天主的意願與能力，人無法促成天國的實現；福音中撒種子的比喻，暗示天主的國之成長全賴天主的能力，此為人力所不及的奧蹟。然而，塔冷通的比喻說明天主的能力，既不排除人的能力，反而要求人力參與其中；所以天國的實現雖賴天主的意願，人仍須自己努力方能達致²⁸。

再者，教會主張不以暴力與流血等方式去爭取任何權益，這是積極以不流血和非暴力的方式去對抗邪惡並爭取正義；否則，以鬥爭與暴力的型態來追求所謂的「愛」，反而會誤入以暴制暴的誘惑裏²⁹。

最後，若我們背棄信仰經驗，違反教會的訓導與教會文獻，而迎合政黨的要求，自然容易為意識形態所左右，而將信仰經驗貶抑為意識形態，這種貶值信仰的結果，將會使人為貪圖利益而趨炎附勢、任人利用並成為傀儡，情願為意識形態所役使而蒙蔽信仰經驗³⁰。關於這項誘惑，張神父在討論偏差的解放神學思潮時，特別強調：神學工作者應在信仰的光照與教會訓導的指示下，小心翼翼地批判其他學科或政治上的學說與主

²⁷ 同上，42~43 頁。

²⁸ 同上，43~45 頁。

²⁹ 同上，46~48 頁。

³⁰ 同上，50 頁。

義，仔細檢視其思想內容，然後才可應用在神學反省中，基督徒應在教會的社會教導下，從事解放工作³¹。

偏頗的解放神學主張：人類靠自己的努力而達成完全的正義、和平與自由，把人類的理想當作是天國的來臨，這是不正確的。這僅是烏托邦思想，因為這等於是認為天國除了天主的力量外，人也可以自由地使天國臨在，這便是偏頗的解放神學受人批評之處，而其錯誤和猶太主義所犯的錯誤是相同的，亦即認為若能守好梅瑟法律，天國一定會來臨，這也意指猶太人認為自己的能力非常大，只要達成恪遵梅瑟法律的理想，便能自己救自己，這是聖保祿所說之「猶太人的驕傲」³²。

此外，張神父也提醒：人類歷史中，有許多人把天國誤解為烏托邦，以為靠人的能力可以促使天國來臨；然而，只有天主能讓天國來臨，因此我們只能祈禱與等待，準備我們的心。人不能使天國提早來臨，因為天國來自天主，是天主的力量促其出現；烏托邦是政治哲學上的名詞，是人自己構思出來的。馬克思主義主張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人人平等且活在正義中，這是馬克思主義把天國誤解為烏托邦；而在歷史上導致猶太國滅亡的思想，也是把天國誤解為烏托邦³³。

然而，烏托邦的理想與天國的期待是可以共存的，因為人

³¹ 張春申，〈簡介有關解放神學某些觀點的訓令〉《教會社會訓導與神學工作》，45~46 頁。

³² 張春申，〈天國與烏托邦〉《社工人員的基本神修》，82~83 頁。

³³ 同上，81~83 頁。

類理想中的政治組織與社會工作的方式，若不是爲了期待天國的來臨，不是爲信仰與愛人，那麼烏托邦的理想與天國的期待就分開了。人類理想的生活，便是期待天主的國及其旨意進到我們生命來，而在這追求理想的過程中，我們期待著天國的來臨，因此若我們度烏托邦式的生活，使我們更能發揮信仰的力量以能更汎愛人，也等於我們繼續不斷地等候天國的來臨。天國的來臨雖不靠人力，但我們若能努力準備好自己，天主的救恩方能進入我們之中³⁴。

四、結論

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在談論天國這個課題時，指出許多有關救恩與使命的理念著重於人的俗世需求，天國變成了完全人性與世俗化的事務，此概念停留在人的國度格局範圍內，既封閉超越性，也剝奪天國的正確性和深遠性的幅度，這是「以人類爲中心」，天主的國並不屬於此（參：《救主的使命》17 號）。

而另一些理念則強調：教會一方面應提倡「天國的價值」，如：和平、正義、自由、博愛等；另一方面，也應尋求人民、文化及宗教間的交談，幫助世界更新，步向天國的旅程。這樣的天國是「以神爲中心」，在此思維下，他們不提基督，因爲他們認爲基督不可能被缺乏基督信仰的人所瞭解，並低估教會價值，給教會留下極小空間，認爲教會僅是模糊不清的標誌。無論如何，不管是「以人類爲中心」或「以神爲中心」的天國，

³⁴ 同上，85~88 頁。

都不是從天主啓示中所知道之天主的國，因為天國不能與基督或教會分離（參：《救主的使命》17~18 號）。

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所指之「以人類為中心」及「以神為中心」的天國，與張神父所提出之拒絕天主的國和烏托邦等概念，在內涵上是相通的。他們都談到人自以為可以在世上建立天國的誘惑，但這種天主、基督與教會缺席的天國思想，同是聖教宗與張神父要我們警惕的。

張神父認為，追尋天國的誘惑，也呈現在耶穌曠野受誘的三種類型中：在第一項試探將石頭變成麵包的誘惑中，是物質的誘惑，是要將地上的城取代天主的國的誘惑；在第二項試探中，慫恿耶穌從聖殿往下跳的誘惑，是欲以人的能力擺佈天主能力的誘惑，是欲以人力取代天主能力的誘惑；第三項試探中，魔鬼欲說服耶穌向其朝拜的誘惑，則是世上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欲擊敗人的信仰經驗而向其朝拜的誘惑³⁵。

的確，在尋求天國的過程中，物質的誘惑、人欲取代天主的誘惑，以及各種意識形態思潮的誘惑等，都須靠福音的啓示與教會的教導來克服。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其《納匝肋人耶穌》第二章全篇的內容，便是討論耶穌三次抗魔誘的意涵。他指出，在把石頭變成餅的誘惑中，讓人迷惑的是：難道救世主在世人面前為世人所做的第一個證明，不就是給予麵包終結世上的饑餓問題嗎？解決世界的糧食問題，也就是在廣泛的意義

³⁵ 張春申，〈社會工作者的誘惑〉《社工人員的基本神修》，51 頁。

上解決世界的社會問題，這不就是衡量救贖的根本標準嗎？在舊約時代，天主不是降下瑪納（麵包）來餵以色列民族嗎？耶穌不也是增餅餵飽隨祂進入荒野的幾千人？並也在最後晚餐成立聖體聖事後，祂自己變成了給我們的麵餅，並永恆地增餅下去，不是嗎？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回答增餅奇蹟有三個層面：首先是尋求天主和祂的聖言，以及正確生活的指導；其次，向天主祈求就會有麵餅；最後，互相分享是這個奇蹟的根本因素。因此，耶穌並未漠視眾人的饑餓，但變出麵餅確有其適當的順序，而人若在歷史裏排除天主，只靠物質結構來治理，這是把石頭當作麵包送給人，因為人心不好，其他任何事都不可能好；只有聽從了天主的聖言，為大家提供麵餅的信念才能滋長³⁶。

回顧張神父對第一項誘惑的分析，即是物質的誘惑，要將地上之城替代天國的誘惑；榮休教宗同樣指出，這是以物質取代天主的誘惑，然而，若我們首先尋求天主和祂的聖言，便是通過這試探的第一步。人在面對此種試探時，若先尋求天主聖言，自能安然度過要將地上的城取代天主之國的誘惑。

而在憐憫耶穌從聖殿往下跳的誘惑中，榮休教宗指出，整個試探的對話形式，看起來像是兩位聖經學者之間的爭辯，此次魔鬼是以神學家的身分登場，因為詮釋聖經可以成為假基督的工具，這是此試探的中心思想，而這樣辯論的主要癥結在於：

³⁶ Joseph Aloisius Ratzinger，鄭玉英譯，《納匝肋人耶穌》（台南：聞道，2008），22~26 頁。

天主是誰？這位完全沒有世間權柄的人，真是永生天主子嗎？是否天主不實現在《聖詠》九十一篇中所說的保護，祂就不是天主了？榮休教宗認為，人的驕傲自大，便會把天主當作物體，並將天主屈服在自己知識所認為的必要條件下，實驗測試天主，這是將天主當作人的僕役，並向其提出冒險式的挑戰，是人把自己當作神³⁷。在這項試探的詮釋中，張神父以人欲以其能力擺佈及取代天主的誘惑來解釋，與榮休教宗所指出之人將天主當作僕役並實驗測試天主的見解，是相當一致的。

第三道誘惑是向魔鬼朝拜，以獲得世上一切的國度與榮華。榮休教宗要我們思考，難道默西亞不該是世界的國王？並將全世界整合成一個廣大充滿和平繁榮的國度嗎？他指出，復活後的耶穌對門徒們說：「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给了我」（瑪廿八 18），這是關鍵，因為擁有天上與地下一切權柄的，才擁有真正拯救的權柄；若沒有天上的權柄，地下的權柄模稜且脆弱。只有在天主祝福下的權柄，才是可靠的權柄，因此，基督的國度和魔鬼所展示世上的國度，迥然不同；這世上國度的繁華，是虛幻且易破滅的³⁸。

所以，若把基督信仰當作王國統一的政治因素，將基督的國度以政治國度的樣貌呈現，並欲維持其繁榮，則這是人以政治、軍事等權力來鞏固信仰，而信仰與政治權力結合為一的結果，是信仰成了權力的奴僕而屈服在權力之下，這是人類歷史

³⁷ 同上，26~30 頁。

³⁸ 同上，30~31 頁。

上不斷出現的試探。然而，現在新面貌的試探，試探者常只建議人去做理智的決策，透過人的理性去規劃一個繁榮幸福的美麗新世界，但在這個世界中，天主無足輕重，並且試探者在此新型態的誘惑中，並不讓人直接朝拜它，卻使人因輕視天主而受誘。另一種新的試探，是把基督宗教當成進步公式，把人類社會的興盛繁榮當作基督宗教及其他所有宗教的目標；然而，沒有任何地上的國度是天主的國度，因為人的國度永遠是人的國度，誰若宣稱他能建立一個完善世界，就是在附和魔鬼的騙局，並雙手奉上世界給魔鬼³⁹。

張神父在討論追尋天國的誘惑時，指出這第三項誘惑是世上各式的意識形態，它們欲抹去人的信仰經驗，並要求向其朝拜。這與榮休教宗的提醒，不謀而合。將信仰置於政治權力之下，而成爲其奴僕的誘惑，也是主張人可憑己力，將天主邊緣化，而在世上創造出完善國度的誘惑。因為將信仰貶抑成爲政治權力而服務，或是提出朝拜人的理性所規劃之社會美好藍圖等思想，都可包裝進各式各樣誘人的意識形態中，向人試探。張神父與榮休教宗在討論中，提醒我們最重要的一點是：所有通往世界和平幸福的大道與途徑之主張，如果排除天主或將天主置於無足輕重的地位，這就是引誘我們向其朝拜的試探；而「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獨侍奉祂」（瑪四 10：申六 16），是我們應銘刻在心、默存於心，不可須臾或忘的。

³⁹ 同上，34-37 頁。

教會的社會訓導研究，是教會與當代世界溝通的重要途徑。世俗社會需要先知性的語言及教導，告訴人類社會天國的義德，使其能往天主之國的方向邁進。作為一位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督徒教師，我在學術研究工作上，常尋求教會社會訓導的信仰光照，以規避各種思潮與意識形態的誘惑。張神父的社會思想著作，常是筆者信仰光照的泉源，而張神父以神學家的角色長期在世俗的報章雜誌撰明教會對社會事務的立場，除了讓我們後輩晚生敬佩萬分，我輩更應承襲張神父的腳步，繼往開來，在社會事務上點亮基督的眞光。